

台湾社会认同的“五要素说”

陈孔立^{1 2}

(1.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2.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本文提出改变台湾社会认同的五要素。客观要素是:台湾的国际地位,台湾民众在台湾内部的政治地位,台湾在两岸间所处的地位;主观要素是:台湾当局的自尊需求,台湾民众的自尊需求。台湾的国际地位是台湾社会认同直至国家认同的决定因素。台湾社会认同的改变关键在于两岸关系。台湾社会认同的改变要从两岸同胞的互动着手,必须满足台湾民众的自尊需求。

关键词:国际地位;政治地位;在两岸间所处的地位;自尊需求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9)01-001-06

DOI:10.14157/j.cnki.twrq.2019.01.001

有关社会认同问题,学术界有过许多研究。一般采用塔菲尔(Tajfel)的定义:社会认同是“个体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是关于他(她)从属于某一社会群体,以及对作为社会成员的他(她)而言是具有显著感情和价值的东西”。“社会认同是指社会的认同作用,或是由一个社会类别全体成员得出的自我描述。”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是由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原则建立的。在这方面,强调了“满足个体获得积极自尊的需要”,“对群体内成员给予更积极的评价”。^[1]

已经有许多学者运用社会认同理论研究台湾社会认同问题。笔者的《台湾民意与群体认同》一书也涉及这个方面的研究。一般认为台湾的社会认同指的是:台湾民众作为个体认识到他属于哪一个社会群体,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简单地说,就是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并以此与不是谁(“他者”)相区隔。高层次的群体认同就是国家认同,即关于自己属于哪个国家的认同。

笔者通过从日据时代直到当前台湾社会认同的长时段历史考察,发现其中有某种规律可寻,考察的结论是:台湾社会认同的变化取决于三个客观因素和两个主观因素。三个客观因素是:台湾的国际地位,台湾民众在台湾内部的政治地位,台湾在两岸间所处的地位;两个主观因素是:台湾当局的自尊需求,台湾社会公众的自尊需求。这就是说,台湾的社会认同不能只强调主观方面“满足自尊需求”的要素,还应当重视一些客观要素,特别是两岸的要素。本文试图从这一个角度对台湾社会认同的变化提出新的解释。

一、台湾社会认同的历史考察

依据上文所述五种要素,首先对台湾社会认同进行历史考察。

(一) 日据时代的台湾社会认同(1895—1945)

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台湾成为日本的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推进两岸历史文化认同融合研究”(16JJDGAT002)

作者简介:陈孔立,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重大理论创新平台首席专家,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台湾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殖民地,台湾民众成为失去中国国籍、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二等公民。这时,决定台湾民众社会认同的客观要素是:1.从国际地位来看,台湾人民无法自称为中国人,也无权自称为日本人。2.从台湾内部来看,日本人是统治者,台湾民众是被统治者,他们为了与日本人相区隔,只能自称为台湾人,即以台湾人为“我者”,以日本人为“他者”。3.从两岸来看,中国大陆的民众是中国人,台湾民众失去中国人的资格,只能自称台湾人,即以台湾人为“我者”,以中国人为“他者”。这是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主观要素是:1.日本殖民统治当局,为体现其自尊的需求,必然要把自己当作台湾的主人,而把台湾民众作为效忠于日本天皇的“皇民”,甚至将他们鄙视视为“清国奴”。台湾民众只能称为二等公民的台湾人,不能称为日本人。2.台湾民众从自尊需求出发,既不能称为中国人,也不能或不肯称为日本人,只好认定台湾人的身份,以此与日本人、中国人相区隔。

当然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台湾民众的个人认同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情况:1.始终坚持民族气节,与日本殖民者抗争,认定自己是中国人;2.甘心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力的“协力者”和亲日派,充当日本人的走狗,被称为“三脚仔”,却以“二等日本人”自居;3.受到“皇民化”教育的毒害,对日本有好感,甘当“皇民”“顺民”,自以为是日本人,甚至自愿报名参战,以充当“皇军”为荣;4.为了生活,被迫为日本殖民者服务,多数担任基层工作,除少数为虎作伥者外,多数不忘自己是台湾人;5.既被清政府(或祖国)抛弃,又受日本殖民者欺压,成为“亚细亚孤儿”。他们是认同台湾人的大多数,“这是日本殖民统治留下的历史伤痕,他们的处境和心理理应得到人们的同情和理解。”^[2]

(二) 两蒋时代的台湾社会认同(1945—1988)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台湾光复,回归中国,台湾人恢复了中国人的身份。这时,决定台湾社会认同的客观要素是:1.从国际地位来看,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上有崇高的地位,台湾民众是拥有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的“中华民国公民”,“堂堂正正的中国人”;2.从台湾内部来看,赶走了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内部没有“我者”与“他者”之分,大家都是中国人;3.从两岸来看,虽然都是中国人,但两岸隔绝互不往来,甚至是敌对的,因此有台湾的中国人与大陆的中国人之分。两蒋当局坚持两岸都是“中华民国”的中国人,在台湾的是“自由地区”的中国人,在大陆的则是“待光复地区”(或“匪区”)的中国人。主观要素是:1.台湾当局占据联合国的席位,满足了自尊的需求,号召台湾民众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2.台湾民众也以拥有崇高的国际地位的中国人和“中华民国公民”的身份为荣,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应当指出,两蒋时代实行“反共”教育,他们所说的中国人指的是“中华民国”人,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关。

两蒋时代台湾的社会认同是有变化的。一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1971年联合国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特别是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后,台湾的国际地位发生变化,这无论是台湾当局或台湾民众对于自称为“中国人”就发生问题了。台湾学者郑鸿生说过这样一回事:“有一个场合我和一个美国人攀谈起来,偶然谈起我的来历,我答以Chinese,心中意思是中国人。而他在进一步询问得知我是来自台湾之后,竟说我不是Chinese,只是Taiwanese。”^[3]就是由于在国际上“中国”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民众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以许多人认为自己无权称为中国人,但又不愿意放弃中国人的身份,只好认同自己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有的自称为台湾人。二是由于台湾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两蒋时代本省人占85%,外省人不及15%,但各级官员以及军公教人员大多数是外省人,因此本省人对自己的处境不满,要求本省人当家作主,特别是随着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力量的增长,民主化、本土化的呼声增强,台湾社会形成一股力量,他们努力建构台湾主体意识,以外省人(中国人)为“他者”,以本省人(甚至自称“正港的台湾人”)为“我者”。蒋经国后来为了笼络本省人,说出“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于是,认同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或台湾人的人数不断增加。不过直到两蒋时代的后期,认同自己是台湾人并不占多数。

(三) 李、扁、马、蔡时代的台湾社会认同(1988年至今)

蒋经国时代后期,两岸开始交流,台湾内外局势发生很大变化。1.从国际局势来看,国际上普

遍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中华民国”已经不可能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便产生了问题。多数民众认为自己无权或不愿称作中国人,因而在国际上只能以台湾人自居了。2.从台湾内部来看,认同中国的人数逐步减少,认同台湾的人数逐步增加。1993年以后李登辉不再讲“一个中国”,到了1998年公然提出“两国论”,走上分裂祖国的严重一步。3.从两岸关系来看,两岸开始交流以后,开始还有“一个中国”的说法,后来李登辉提出如果认同“一个中国”,“中华民国”就会被“口头吞并”,并且提出“台湾命运共同体”“中华民国在台湾”特别是他利用1994年“千岛湖事件”对中国大陆大肆污蔑攻击,破坏两岸人民的感情,从此台湾民众认同中国的人数大幅下降。主观要素是:1.台湾当局一贯极力建构“台湾主体意识”,他们出于自尊的需求,一方面鼓吹“中华民国(或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前途要由2300万台湾人民决定”,“以台湾为主,对台湾有利”,“捍卫台湾,认同台湾”,陈水扁甚至喊出“一边一国”;另一方面极力制造对大陆的刻板印象,诸如“台湾是民主国家,大陆是专制国家”,“大陆的中华文化遭到破坏,台湾是中华文化的领航者”,大陆要“吞并台湾”“打压台湾”“武力犯台”,把大陆的善意说成是“统战阴谋”等等,把中国大陆作为“他者”,以突显台湾的自尊。2.台湾民众在两岸交流以后发现,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他们出于自尊的需求,极力强化对大陆的偏见和歧视,处处显示台湾比大陆高明,“台湾第一”“台湾优先”,“贫穷的大陆、富裕的台湾”,“进步的台湾、落后的大陆”等等,于是以台湾为“我群”,以大陆为“他群”,以台湾人的身份为荣,认同台湾的人数不断增加。

这个时期台湾社会认同的民调数字会有变化,但已经以认同台湾为多数了。个人认同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独派”认同的是不存在的“台湾国”,一部分人认同“‘中华民国’在台湾”,少数人认同“一个中国”,较多人认同“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有的人认为将来会走向“双重认同”,即既认同台湾,又认同中国。应当强调,当前台湾的社会认同不论是“确立对台湾的国家认同”,或是“两岸是互不隶属的相对主权”,或两岸是“对等的政治实体”等等,都是以台湾为“我者”,而以大陆为“他者”。就是说,现在台湾的社会认同是针对大陆的,要与大陆划清界限。

蔡英文上台以后,通过政治社会化,从学校、社会、家庭、媒体等渠道,加强了“去中国化”“台湾化”“皇民化”的进程,把中国史放在东亚史的脉络中讨论,台湾史不联结到中国史,否定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否定台湾以汉人为主体的历史,蓄意切断台湾与中国的关系;鼓吹“台湾民族论”和“多元文化”,强调台湾与国际的直接联系,用以“跳脱中国”,强调“台湾史是本国史”,“中国史是外国史”;不承认日本殖民者占据台湾,为日本殖民者歌功颂德,鼓吹殖民者“致力从事基础建设并发展经济”,“日本将台湾建设成一个东南亚数一数二的地区”。此外,社会上出现复建日据时期各种房舍的热潮,还制作一些电影表达对日本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台湾当局还不断鼓吹“台湾价值”,怂恿“台独意识”泛滥。蔡英文公然表示“此时此刻我们要展现意志,要大声说出,我们最喜欢的国家就是台湾。”^[4]行政部门负责人赖清德公然声称“我的确是‘台独’工作者,本就主张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5]社会上也出现号称“激进独派”的“时代力量”。这一切显示了所谓“台湾价值”实际上是“台独价值”,说明台湾当局从他们的自尊需求出发,妄图促使台湾民众走向“台独认同”。可是这是否会成为台湾的社会认同呢?

在台湾有人担心它会成为事实。黄智贤指出“两岸分治越久,‘台独’在台湾的势力就会越牢固,盘根错节。更因为选举制度,每个政治人物,都会向‘台独’炮制的民粹,靠拢投降。在每个行业里,社会的每个细节,抹灭祖先的血泪,强迫遗忘我们的过往。迷惑我们存在的此刻,摧毁我们可以拥有的璀璨未来。我们,越来越无力反抗。”“‘台独’教育,摧毁了一整个世代台湾人的灵魂与记忆。再继续下去,台湾人将无所依于天地,成为无主孤魂。”^[6]可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由于中国大陆的崛起,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另一方面,由于蔡英文当局施政的失败,两岸关系倒退,台湾竞争力下滑,经济发展滞后,“劳基法”修法、年金改革、一例一休、非核家园等等政策措施不得人心,以致对蔡英文施政的不满意度达62.6%,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不满意度高达

74.4%。有人指出 年轻族群的支持度“雪崩性的滑落”,^[7]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认同度只剩下24%。

据游盈隆介绍 在对大陆好感度方面 2018年6月17日一项调查显示 有49%的受访民众对大陆有好感,“对大陆有好感的人首度多于反感的人”。^[8]《美丽岛电子报》2018年8月初发布的民调显示 46.3%的民众认为蔡英文应该在“一中”前提下与对岸谈判 不赞成者是36.7%。“46.3%绝不会是顶点,‘台独’认同隐性化也绝非唯一的解释 各种两岸相关的民调数据 都明确指出主流民意不愿意见到两岸对抗 所以只要能避免情势恶化的政治概念或语言 都会被人民认真看待 当然包含‘一中认同’在内。”^[9]民调显示所谓“台湾价值”已经面临巨大危机 表明“蔡英文执政的困境已经形成 或可以称之为‘蔡英文二次执政困境’的到来”,“‘台独’认同隐性化造成‘台独’认同降低。”^[10]庄慧良认为“经济每况愈下 毋怪民众不满乃至出走对岸 其实民众未必愿意统一 唯民进党老拿大陆打压的伎俩用多了、失效了 民众对民进党主张‘台独’的幻想破灭倒是真的”。^[11]这表明所谓“台独认同”并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

二、五个要素对社会认同的影响

从以上历史考察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第一 五个要素决定了社会认同 随着五个要素的改变 台湾社会认同也跟着改变。

第二 只要五个认同没有改变 台湾社会认同也不会改变。

第三 要改变台湾社会认同 必须改变五个要素。

在这个基础上 进而认识五个要素的相互关系。

在五个要素中 台湾的国际地位是台湾社会认同直至国家认同的决定因素。台湾的国际地位改变了,“我是谁”“我属于哪一个国家”才会改变。现在国际上公认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或“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 不能参加以国家资格参加的国际组织 台湾民众不能拥有一个主权国家公民的身份和国际地位。只有认同一个中国 成为中国的公民 才能改变现有的国际地位。只要认同一个中国 台湾方面的代表就有可能用两岸共同商定的适当名义 参加中国的联合国团 台湾的国际地位立即得到改变 台湾民众的社会认同直至国家认同也随之改变。

国际地位不改变 台湾民众在岛内的地位以及在两岸的地位就只能维持现状 即只能认同台湾 台湾当局和台湾民众从自尊出发 也只能认同台湾 而不会有所改变。

尽管国际地位是决定因素 但其他要素也很重要。国际地位的改变是最终的改变 要改变台湾的国际地位 不可能直接从国际地位着手 台湾方面参加联合国及相关组织的企图必然是徒劳无功的。必须通过其他要素的改变 为国际地位的改变创造条件。

台湾社会认同改变的关键在于两岸关系。台湾在两岸之间所处地位的改变 直接影响台湾当局和台湾民众的社会认同。目前两岸关系处在从敌人(霍布斯文化)一对手(洛克文化)一朋友(康德文化)一亲人的变化过程中。大陆方面希望依循上述途径向前推进 希望两岸成为家人 提出“两岸一家人”“两岸一家亲”的愿景。目前台湾的有些人仍然把大陆视为敌人 也有一些人把大陆视为对手 少数人视大陆为朋友 视为家人的更是少数。但这种状态正处于改变之中 究竟走向何方 要看两岸的互动而定。

台湾社会认同的改变要从两岸同胞的互动着手 必须满足台湾民众的自尊需求。通过两岸同胞的交流互动 逐步建构新的良好的共同记忆 积累更多的共识 促进双方的认同 直到双方同意把两岸关系定位为家人 那时台湾当局和台湾民众就会以认同中国人作为自尊需求 在台湾内部多数人可以认同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 台湾的国际地位也立即得到改变。至此 五个要素全面改变 台湾社会认同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三、改变社会认同的途径

现在的关键是从何处着手改变台湾的社会认同。

目前有一类看法是“由大陆主动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消除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误解”;“大陆开辟台湾历史网站,宣传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消除民进党当局制造台湾主体意识的不良影响”;“鼓励台湾青年参与交流合作,引导他们改变对台湾的国家认同”,“着力提升台湾青年的中国认同”;等等。^[12]

有些人更进一步地强调“以我为主,操之在我,主动介入,单向融合”,就是说要从过去的“共同缔造”模式转变到“双边融合”模式,再转变到“单方消融”模式。要从当前依赖两岸社会与民众之间的交流融合,转变为依赖“大陆积极主动的单边作为”。这种看法认为“国家认同与统一主要是强迫的,而非自愿的”,因此大陆必须“基于实力原则”,增强对台的威慑力、吸引力、影响力、控制力,“建构与增进台湾民众‘两岸一国’的国家认同”。^[13]

按照这种看法,对台方针政策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共同缔造”“两岸融合”都过时了,都不要了,只要大陆“单边作为”促使台湾方面接受就行了,不需要两岸的互动和融合,不需要台湾方面的合作。这显然不符合党的对台方针政策。现在应当强调的不是“单边”而是两岸“共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要两岸同胞共同推动,靠两岸同胞共同维护,由两岸同胞共同分享”;^[14]“坚定不移扩大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定不移团结两岸同胞共同致力民族复兴”,“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5]等等。因此,不应当强调“单边作为”,而应当推动两岸同胞的“共同”“合作”。

所以,要改变台湾社会认同的着力点在“两岸”,就是说,在上述五个要素中,要从台湾在两岸间所处的地位开始,促使台湾社会认同的改变。如上所述,目前台湾在两岸间所处的地位,可能有如下几种:敌人、对手、朋友、家人,要实现从敌人直至家人的改变,才会改变现有的社会认同。要做到这一点,台湾民众在台湾内部的政治地位要有一个变化,即在大陆反对“台独”斗争的影响下,多数台湾民众认识到“台独办不到”“台独是没有出路的”,主张“台独”的当局遭到民众的唾弃,台湾民众当家作主,选出愿意与大陆合作的政党执政,从两岸人民的福祉着想,共同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推动两岸从敌人向家人的改变。

要实现这种改变,必须从两岸同胞的互动着手,因为两岸同胞都是相互认同的主体。

具体的途径可以概括地描述如下:

第一,要开展两岸同胞之间的交流,但不是为交流而交流,每次交流都要获得有效的成果,即要有一定的共识,在哪些方面获得共识,在哪些方面仍然存在歧见,双方达成继续交流的意愿;在交流过程中,双方都有诚意,互相尊重,不是单方面地去改变对方的历史记忆,不是去“纠正”对方的观点和误解,从而形成新的良好的共同记忆,肯定交流对双方都有好处。

第二,通过多次交流成果的积累,逐步建构更多新的良好的集体记忆和共有观念,建构两岸共创、共有、共享的共同价值,两岸就有可能产生共同的想法、共同的需求、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发展前景,乃至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信念,逐渐形成两岸之间从低度到高度的一些共识,特别是反对“台独”的共识,逐步增强两岸同胞的情谊,产生“我群”与“一家人”的感觉,才有扩大相互认同的意愿。

第三,两岸大多数同胞有了互相认同的意愿,就可以进入两岸共同参与、共同建构两岸认同的进程。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体谅,互相欣赏,看到对方的优点和长处,逐步走向互相吸收、互相融合,让双方的优势为两岸人民所共享,提升两岸同胞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推动两岸关系进入家人的定位。在满足台湾民众和台湾当局自尊需求的基础上,两岸通过协商,找到双方可以接受的方式,达成“两岸一中”的共识,台湾多数民众就会体面地既认同台湾又认同中国,两岸同胞共享作为中国人的荣誉。在两岸同胞实现“心灵契合”的基础上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习总书记指出“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16]这是自信,也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中国的崛起,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都对推进两岸认同起正面作用。大陆学者指出“中国大陆在自身经济发展、体制改革以及对台政策方面必须不断进行调整、灵活应

对“适时取得突破”。^[17]只有大陆的发展进步,坚定不移地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才能获得台湾同胞的认同。

总之,“五要素说”认为台湾社会认同的改变,需要客观要素和主观要素的全面改变。要从两岸同胞的互动着手,最终要让台湾同胞体面地达成双重认同,既认同台湾又认同中国。这是一个长期、复杂、艰苦的过程。为此,大陆要承担起两岸关系“走近、走实、走好”的主要责任。

注释:

- [1] 引自“社会认同理论”,请参阅: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8%AE%A4%E5%90%8C%E7%90%86%E8%AE%BA/22373814?fr=aladdin>; 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3期, <https://wenku.baidu.com/view/45f8e975a26925c52cc5bf4a.html>; 方文著:《学科制度和社会认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9-81页。
- [2] 陈孔立:《简明台湾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75页。
- [3] 郑鸿生:《台湾的认同问题与世代差异》, https://tieba.baidu.com/p/3880134367?red_tag=0768034472。
- [4] 相关言论参见《中国时报》(台北)2018年8月4日的报道。
- [5] 《赖清德再放厥词:我的确是“台独”工作者》,新浪网引观察者网消息, <http://news.sina.com.cn/c/gat/2018-03-31/doc-ifystzre5956866.shtml>, 2018年3月31日。
- [6] 黄智贤:《我们明明是人》,《中国时报》(台北)2018年8月5日。
- [7] 《小英满意度新低,青年票雪崩下跌》,《中国时报》(台北)2018年5月29日。
- [8] 《历史性转变:对大陆有好感台湾民众首度多于反感人数》,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03615415232855489&wfr>, 查询时间:2018年6月18日。
- [9] 《美丽岛民调大逆转!近半民众接受一中原则复谈》,中时电子报, <https://www.chinatimes.com/cn/news-papers/20180802000499-260102>, 查询时间:2018年12月10日。
- [10] 《蔡英文民调低迷,游盈隆:“执政困境”已经形成》,中国台湾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5332319163182879&wfr=spider&for=pc>, 查询时间:2018年3月19日。
- [11] 庄慧良:《统“独”意识翻转》,联合早报网, <https://www.zaobao.com.sg/news/china/story20180804-880543>, 查询时间:2018年12月26日。
- [12] 参阅刘凌斌:《大陆学界对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研究现状及反思》,《台海研究》2017年第4期;《台湾青年的政治认同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青年探索》2016年第1期;黄继朝:《从政治文化的变迁看当代台湾青年的认同问题》,《青年探索》2014年第1期;等等。
- [13] 参阅《中国评论》(香港)2018年5月号相关论文。
- [14] 《习近平: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3-05/7101836.shtml>, 2015年3月5日。
- [15] 《习近平会见连战一行》, http://china.cnr.cn/news/20180714/t20180714_524300359.shtml, 2018年7月14日。
- [16] 《习近平:大陆的发展进步决定两岸关系走向》, <http://news.sohu.com/20150305/n409347016.shtml>。
- [17] 王磊、林冈:《台湾民众政治认同的代际差异分析》,《江淮论坛》2016年第2期。

(责任编辑:唐 桦)

The “Five Key Elements” in Taiwan Social Identity

Chen Kongli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five key elements to change Taiwan social identity. The objective elements include Taiwan international status, the political standing of Taiwan people within Taiwan and the Taiwan posi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while the subjective essential factors contain the demand for self-esteem by both of the Taiwan authorities and the Taiwan people respectively. In fact, Taiwan international status is the decisive factor in Taiwan soci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key to the change of Taiwan social identity lies in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refo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 social identity should begin with the interaction of the compatriots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needs of self-esteem by the people of Taiwan should be satisfied.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status, political standing, posi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demand for self-esteem